

十三經清人注疏

大戴禮記補注

(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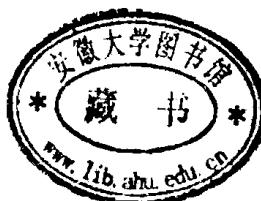
〔清〕孔廣森撰

十三經清人注疏

大戴禮記補注

(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清〕孔廣森 撰
王豐先 點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大戴禮記補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清)孔廣森撰；王豐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1
(十三經清人注疏)
ISBN 978 - 7 - 101 - 08874 - 8

I. 大… II. ①孔… ②王… III. ①禮儀－中國－古代②《大戴禮記》－注釋 IV. K89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01775 號

責任編輯：石玉

十三經清人注疏

大戴禮記補注

(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

[清]孔廣森 撰

王豐先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16 印張 · 2 插頁 · 38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49.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8874 - 8

十三經清人注疏出版說明

自漢至清，經學在各門學術中占有統治的地位。經學的發展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而清代則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後的一個階段。清代經學家在經書文字的解釋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證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對我們利用經書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清代的經學著作，數量極多，體裁各異，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體寫作的書，一般是吸收、總結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現在文史哲研究者較普遍地需要參考的書，因此我們在十三經清人注疏這個名稱下，選擇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陸續整理出版。所選的并非全是疏體，這是因為有的書未曾有人作疏，或雖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選用其他注本來代替或補充。禮書通故既非疏體又非注體，但它與禮記訓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入選。大戴禮記不在十三經之內，但它與禮記（小戴禮記）是同類型的書，因此也收進去。對收入的書，均按統一的體例加以點校。

清代的經學著作還有不少有重要參考價值，這有待於今後條件許可時，按新的學科分類，選擇整理出版。

十三經清人注疏的擬目如下：

周易集解纂疏

李道平撰

尚書今古文注疏

孫星衍撰

今文尚書考證

皮錫瑞撰

尚書孔傳參證

王先謙撰

詩毛氏傳疏

陳 兔撰

毛詩傳箋通釋

馬瑞辰撰

詩三家義集疏

王先謙撰

周禮正義

孫詒讓撰

儀禮正義

胡培翬撰

禮記訓纂

朱 枞撰

禮記集解

孫希旦撰

禮書通故

黃以周撰

大戴禮記補注

(附王樹枏校正、孫詒讓斠補)

孔廣森撰

大戴禮記解詁

王聘珍撰

左傳舊注疏證

劉文淇等撰

春秋左傳詁

洪亮吉撰

公羊義疏

陳立撰

穀梁古義疏

廖平撰

穀梁補注

鍾文烝撰

論語正義

劉寶楠撰

孝經鄭注疏

皮錫瑞撰

孟子正義

焦循撰

爾雅義疏

郝懿行撰

爾雅正義

邵晉涵撰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五月

校點說明

一

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首一卷，爲清乾隆間曲阜孔廣森所著。孔廣森（一七五二—一七八六），字衆仲，一字撝約，號聘軒，堂名儀鄭。孔子七十代孫。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性聰穎淡泊，耽於著述。後以養親告歸，遂不復出。乾隆五十一年，其父孔繼汾客死他鄉，廣森居喪，哀毀而卒，年僅三十四歲。

孔氏於經史小學，靡不深研。嘗從戴震、姚鼐受經學，尤長於春秋公羊學與禮學。其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被認爲是清代公羊學復興的先驅，當時號稱絕學；而大戴禮記補注則承繼盧文弨、戴震，對長期被學界忽略的大戴禮進行了系統的校勘和注釋，從而爲清代大戴禮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另外，孔氏尚有詩聲類十二卷、聲類分例一卷、禮學卮言六卷、

經學卮言六卷。孔氏在文學上也頗有造詣，尤其擅長駢儼文，論者以爲兼有漢魏六朝初唐之勝，有儀鄭堂駢儼文三卷傳世。其著作最後彙成軒孔氏所著書七种六十卷，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由孔氏儀鄭堂刊行。其生平事跡見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傳、清史列傳卷六八儒林傳。

大戴禮記、小戴禮記是以西漢禮學名家戴德、戴聖命名的禮學文獻。大、小戴均受業於禮學大師后倉，是后氏禮學的重要傳承人，且皆以博士論於石渠，所傳儀禮後均立於學官。漢志言大戴有徐氏之傳，小戴有橋、楊之傳。後漢大儒如馬融、盧植、鄭玄多爲小戴訓解，小戴地位遂日益上升。曹魏時，小戴禮記已有博士。北朝時，「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北史儒林傳上）。周禮、儀禮尚且如此，更遑論大戴禮記。唐修五經正義，更是捨儀禮而取小戴禮記，大、小戴禮記在學界之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

據鄭玄六藝論，大戴禮記原本八十五篇。至唐僅剩三十九篇，四十六篇已佚。宋王應麟云：「今大戴記十三卷，總四十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不能合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而爲大戴禮記作注者，唐前亦唯北周盧辯景宣一人而已。今存三十九篇中，有二十四篇

有盧氏舊注，盧氏當時是否全注八十五篇，已不可考知。但盧注實為後世各家新注的基礎，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就是以補盧氏之未備而名其書。

盧注之後，宋、元、明通注全書者甚鮮，但朱熹、楊簡、王應麟、吳澄都曾措意大戴禮記，並以其中若干篇目選編入書，其中朱氏儀禮經傳通解收夏小正、保傅、曾子事父母、武王踐祚、諸侯遷廟、諸侯饗廟、朝事、投壺、公冠九篇。楊氏先聖大訓收有主言、五義、哀公問、衛將軍文子、入官、本命、三朝記（七篇）共十三篇，間有訓釋。王氏則撰有踐祚篇集解。吳氏收投壺、公冠、遷廟、饗廟、朝事五篇為儀禮逸經，而吳氏還有校正大戴禮記四卷，可惜早已不傳。

人清以後，樸學大張其幟，而大戴禮記之董理亦因此而日趨興盛。先是戴震、盧文弨相繼從事校勘，釐正其文字，而未暇注解。孔廣森繼之，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為之補注。由於大戴禮傳世三十九篇，不但文句脫衍訛誤甚多，而且舊注「詞旨簡略，大義雖舉，微言仍隱」（自敘），故孔氏大戴禮記補注一書，先補釋盧注之未備，所謂「稍以己意備其詁訓」，前有「補」字明己所釋；後校諸本之異同，以圓圈別之。舊本篇末統計字數，包括正文與盧辯注，或有或無，孔氏於每篇全部補列。在校與釋兩方面均極大地推進了大戴禮的研究。

是書校勘較精，孔氏所用諸本有淳熙乙未潁川韓元吉建安郡齋刻本、元劉貞庭嘉興路學宮刻本、漢魏叢書本、明朱養純刻本、高安本、盧文弨本、戴震校本，又參核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九篇、楊簡先聖大訓十三篇、吳氏儀禮逸經五篇，及當時永樂大典保存二十二篇，參互比勘，擇善而從，義有兩通，則並著之。其例云：凡宋本字誤，以別本校改者，注云「宋本諱某」。其誤之不顯者，必議云「從某本改」。有諸本俱誤，以意正者八處，云「今校改」別之。至於盧本異字，但依善本，不悉標識。又旁及小戴記、周禮、周書、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新書、韓詩外傳、史記、漢書、說苑諸書，凡有關涉者，並載之。如夏小正、宋山陰傅崧卿有注，孔氏取之，以作校書之助。較之盧文弨、戴震校本，後出轉精。

孔氏既以補盧注之未備爲職志，由於盧辯舊注僅存二十四篇，因此孔氏之增補主要圍繞兩方面進行。其一，補今盧注所無之十五篇。但孔氏也並非戛戛獨造，而是儘可能地徵引前人成說，如哀公問五義、禮三本多引楊倞荀子注，哀公問于孔子、朝事、投壺多引鄭玄禮注，夏小正引金履祥、張爾岐、蔡德晉、黃叔琳說，保傅多引顏師古漢書注，千乘、四代多引楊簡，且每引一家，必云某某曰、某某說，以成己說，不掠他人之美。另一方面，對有注之二十四篇，也進行補釋，或釋字詞，或注音訓，或闡大義，或注出處，或明制度，或分

章段。凡有所增補，俱以「補」字標出。間附己按，斷是非，通文義。孔氏遠宗漢魏古注，文簡語質，頗爲高古。

孔廣森逝後，其弟孔廣廉於乾隆五十九年將大戴禮記補注刊行，並由阮元作序。此爲大戴禮記補注的第一個刻本。嘉慶五年又將此書彙入孔氏儀鄭堂刊行。齊軒孔氏所著書中，嘉慶二十二年再版。之後，大戴禮記補注被阮元收入學海堂經解中，初刻於道光九年，補刊於咸豐十年。清光緒九年，定州王灝彙印人畿輔叢書初編，用齊軒孔氏所著書本重新校刊。此外，清同治十三年，淮南書局也曾刊行此書。而日本東都千鐘房也分別於文化三年、六年刊印。

此次整理，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二十二年齊軒孔氏所著書所收大戴禮記補注爲底本，並以咸豐十年學海堂經解本及畿輔叢書初編本爲校本。由於諸本之間差異較小，故所出校記較少。至於書稿中的引文，儘可能一一復核。若無必要，不出校記。前此北京大學儒藏精華編業已整理出版大戴禮記補注，但尚存闕略，且收人大型叢書，使用不便，故重新整理。

二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係清末新城王樹枏所著。

王樹枏（一八五一一九三六），字晉卿，號陶廬，又號綿山老牧。河北新城（現高碑店）人。爲晚清民國時期北方著名學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舉於鄉，冀州知州吳汝綸聘其主講信都書院。十二年成進士，主事戶部，改官四川青神縣知縣，先後署資陽、新津、富順，後因事解職。二十九年，官至新疆布政使。宦疆間，主持修纂新疆圖志一百一十六卷。王氏精通經史，富收藏，尤多石刻精拓。一九一四年，充清史館纂修。著尚書商誼三卷、費氏古易訂文十二卷、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爾雅郭注佚存補訂二十卷、廣雅補疏四卷、學記箋證四卷、墨子三家斠注補正二卷、漢魏六朝磚文二卷、新疆訪古錄二卷、新疆金石志二卷、陶廬文集二十卷、陶廬外篇一卷、文莫室集九卷等四十餘種，百八十餘卷，最後彙刻成陶廬叢刻，分經、史、算學、詩文四類編纂，經學七種，史學五種，算學一種，其餘為詩文、書信，全部刊刻於清光緒至民國初年。馬其昶陶廬文集序云：「其釋羣經

諸子實事求是，一本之詁訓，其考輿地及泰西列國事，皆精確而具史裁。」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爲王樹枏經學方面的代表作。清代大戴禮記的研究，自戴震、盧文弨開其端，孔廣森、汪照、王念孫、汪中、阮元、洪震煊、王聘珍等繼之，最後由孫詒讓、王樹枏爲殿軍。除去王樹枏本人外，其中尤以孔廣森、王聘珍兩家爲最著。孔氏補注，更是受到學界的廣泛讚譽，在大戴禮的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啓後的地位。光緒九年，定州王灝重刻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王樹枏借此機會，與之「廣稽羣籍，參互諸家，補漏訂謬，以引伸孔氏之所未備。各爲卷帙，附於其後，其已詳音義中者則不復重爲標識也」，最後成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一書。對於爲何選擇校正孔氏補注一書，王氏在書跋中指出其「往往拘守古本，穿鑿附會，以成其失」，並列舉孔氏明顯的訛誤漏略數條。其實，在王樹枏之前，王念孫就以「守殘之癖」譏評孔氏。王氏沿王念孫之途轍，對孔氏補注作全面系統的董理，洵孔氏之功臣。王氏於而立之年，選擇孔氏補注這樣一部享譽學林的著作作爲自己糾謬的對象，其學術素養和勇氣實在值得敬佩。事實上，校正一書，名曰校正，實則是彙聚孔氏之後各家校勘、研究大戴禮記的重要成果而成的一部集成性的研究論著。

首先，王樹枏繼承並充分吸收了乾嘉學者關於大戴禮記的校勘與研究成果。全書大

量徵引前人成說，如張爾岐、顧炎武、朱軾、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劉台拱、阮元、洪頤煊、洪震煊、郝懿行、梁玉繩、汪中、丁傑、孫志祖、汪喜孫、俞樾、陳觀樓、秦蕙田、孫星衍、朱筠、朱彬、雷學淇、畢沅、朱駿聲、邵自昌、顧廣圻、臧琳、莊寶琛、莊述祖、王寶仁、李調元、任兆麟、桂馥、程鴻謨、黃叔琳、姜兆錫、任啟運、汪文臺四十餘位清代學者的有關經說都被王氏吸納到自己的著作中，但王氏於大家之說亦不盲從，如「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條，肯定王引之以「交」屬上讀，但又不同意其「世相朝」爲衍文之說，理據充分，讓人信服。其次，王樹枏在重視版本校勘的前提下，廣泛運用他校。如保傳篇，內容多同於賈誼新書，故王氏除運用蔡文範本、盧本、戴本、汪本、聚珍本大戴禮記外，還使用建本、譚本、盧校新書來參互異同，判斷是非。除此之外，還廣泛徵引初學記、羣書治要、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白孔六帖、歲華紀麗、太平御覽、玉海、漢書、魏書等類書及史籍來從事校勘。再次，王氏在總結大戴禮記文法的基礎上，利用上下文句法一律的原則來從事校對，也解決了不少問題。故張之洞曾評價云：「(王樹枏)誠不愧北方學者，大戴校補極詳審。」洵非過譽。

是書最早於光緒九年刊刻出版，並收入陶盧叢刻中。後又收入畿輔叢書，由定州王

灝謙德堂於一九一三年刊刻出版。一九三九年，商務印書館據畿輔叢書本排印，收入叢書集成初編，而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又據商務印書館本重印。本次整理，以光緒九年陶廬叢刻本爲底本，校以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本。由於學術水平所限，錯誤難免，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教。

目錄

大戴禮記補注

大戴禮記補注序	三
大戴禮記補注序錄	五
卷一	
王言第三十九	七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三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二
禮三本第四十二	三
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三

夏小正第四十七	三
卷三	
保傅第四十八	六
卷四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八

曾子本孝第五十	九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九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九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九

卷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一〇二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

一〇三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

一〇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

一〇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

一〇九

卷 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

一四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

一九

卷 七

五帝德第六十二 ······

二三

帝繫第六十三 ······

二三

勸學第六十四 ······

四

子張問人官第六十五 ······

四八

盛德第六十六 ······

一至

卷 九

千乘第六十七 ······

一三

四代第六十八 ······

一七

虞戴德第六十九 ······

一七老

誥志第七十 ······

一八三

卷 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

一八六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

一九九

諸侯廟第七十三 ······

二〇三

卷十一

小辨第七十四 ······

二五

用兵第七十五 ······

二八

少閒第七十六 ······

二三